

蒼浦集三

相天錄  
西心錄

卷三

~16  
2375  
4



2375  
4-4

樂府書齋

同治

花浦先生朝天航海錄卷之二

二

三

四

天啓五年乙丑春王正月初一日庚戌晴四更量偕  
冬至使一行詣五鳳樓前參行賀正禮 天子御皇  
極門受朝賀儀節一與冬至但大計年也十三省皆  
來觀丁東劍佩之聲洋溢內外庭矣朝退出東長安  
門通街大陌翠黛紅粧絡繹不絕蓋以歲時相賀也  
是夕秦仁男還自良  
初二日辛亥晴早朝使小甲等聞見于內閣及禮部  
則詔使差出漠然不知復招張國祿再三詰問國祿  
笑曰以吾言為真不吾賞也以吾言為偽不吾罪也

何必似仙然故作虛語公若不信俺當騰 聖旨本  
文來快泮疑實又詰曰苟如此他小甲等胡不曉得  
國祿答曰 皇朝例於歲歲春前後三四日百司  
廢坐印信不開故時未下閣部而王胡兩太監非但  
親昵於魏太監最寵於 皇上故特以內旨差出彼  
小甲等得易曉夕國祿騰示 聖旨本文明白無疑  
始草狀啓

初三日壬子晴曉頭秦仁男賈持狀啓還歸內靈臺  
奏有星大如甕色赤光明燭地自東而西  
初四日癸丑晴早朝閣部下吏及牌子小甲等以封

典重事告成有磨踵接自朝見星刻求銀整一則曰  
容錢二則曰喜錢容者先容圖事之云也喜者報喜  
竣事之云也蓋以大事垂成經用已竭以來求容錢  
者輒作明文立信約以完事為期故爭持契券交手  
相符而巧婦不能辦無米之炊良伶不能鼓無絃之  
曲千籌萬計不獲已括出負役行橐僅收一千餘兩  
真所謂瞥得眼前瘡刻却心頭肉者也上年奏請使  
貸用負役之銀多至累千而該曹以國儲蕩盡不即  
還償故負役等抵死不肖出多有怨言百端開諭後  
乃出

初五日甲寅晴閣部下人逐日糜至館中聞哄有同  
市肆束指齊唇求索不止今日費百金明日費千金  
起視門外部吏又至矣一行傾橐更無可辦依上年  
例移閱冬至使責應則以為平安方伯及管餉使人  
參為賀銀寓商多在這裡是亦朝廷經用也挹彼注  
此事甚便宜於是取給焉

初六日乙卯晴提督坐堂始開印職等進謝其助成  
縛禮因致禮單則提督大喜即受禮單遜謝而令免  
禮曰恐勞使臣

初七日丙辰陰夕小雪是日即入日也陰沴之作可

占不祥相入張前川自蜀新入京師自攝鬼眼其術  
頗精上副使給銀請來

初八日丁巳晴早朝冬至使書日來收銀事也群議  
迦玄日中不決云會同館副使郭忠送呈饌楹戶科  
左給事中沈應持上本曰上供玉食朝廟饗袍猶艱  
遵明綸嚴考覈以勵激勸以饒庖政云

初九日戊午陰早朝禮部尚書來求人參收合一行  
董得七斤以送毛摠兵揭帖欲存宗社莫如先急封  
朝鮮朝鮮本禮義忠順之邦原非有挾以邀封苟冊  
封一日不完則即東事一日未了東事一日未了則

三韓之否何時得結職屢為朝鮮請冊封不聞大臣到朝鮮職惟恐其趙宗特議論未定賊兵已渡河云其於縟禮之成毛將之功亦多矣

初十日己未晴縟禮既成之後尚書初坐堂也職等往禮部謝竣事回賀新元請面謁躬行尚書使下吏傳言免耳

十一日庚申晴冬至使軍官安士龍來納人參六十九十文書房傳宣 聖旨曰駕至幄次何人咳嗽大非法記著糾義御史查參來說提督坐堂午後金可久遊往馬場行酒而歸

十二日辛酉晴要素喜錢者暫止 天子以為慶陵告成費者功倍魏忠賢仰體孝思倡率捐助獨多以致功成不日深可尚俱首查例優叙用彰激勸以完大典該部知道

十三日壬戌晴提督坐堂答館夫等而去未曉其故也早朝以焰硝事呈文于兵部未蒙批下是日天子始開經筵

十四日癸亥晴早朝提督下館中朝自古以正月十五日為元宵燈夕城裡大小人徹夜游街放花砲士女雜沓箚鼓聞咽云云 天子下旨傳示五城嚴禁

民間不許舉放花砲流星并擊鼓踢毬有違玩不導  
的首即拏究冬至使以生辰設酌來速

十五日甲子晴民間不得放花砲觀燈太平氣像蕭  
索矣自初二日至當日百官具公服朝參山東道御  
史宋禎漢上本曰蠹禽安首敢發連合奢首蹂躪我  
土地誘擄我撫臣誠從來所未有之違王法所不貸  
之賊聲罪致討奚容更緩云

十六日乙丑晴東廠一本緝訪事 帝宣旨曰魏忠  
賢勞績久著原蔭宗姪加升一級仍賜勅獎勵以示  
優賞銀二十兩綵段二表裡羊酒及新鈔三千貫

聞前後朝臣以鯁直去者相繼而輒奴而傑辱之至  
於大臣韓爌朱國禎之告歸亦未聞一言之挽留彼  
忠賢以一闕豎愚弄君父箝制朝廷忠諫者謀斥之  
異己者陰中之指鹿奸狀不一而足則抑其勞績有  
何可稱庇床笫姪恩榮稠疊此所謂藉弊蘭之荆棘  
養蠹物之虫蠹吁可惜哉

十七日丙寅晴雲南巡撫閔洪學上本曰新野夷賊  
之兇獍人世所罕見巢窟之險惡寰中所未有恃勇  
負固屢剿不悛攻州劫縣全無忌憚迨我兵大集尚  
據險抗逆若天生化外另一世界云午後提督老吏

朱姓人來言 天子出帑銀三千兩賜王胡兩人曰  
往來盤纏者此足矣前往朝鮮慎勿多帶銀隨家丁  
且毋或要索銀參如有方命則當繩以重律不饒始  
王胡二人夙願我國物貨謀填溝壑極力圖差而及  
聞 天語丁寧教旨嚴切頗有悔恨之心云

十八日丁卯晴節夫牌子等聚首相語搯腕相嘆恠  
而問其故乃楊連左光斗事也職仍問曰日者二公  
陳疏人謂斯何節夫等齊聲曰二公忠直三尺童子  
猶服况稍有知識者哉通者廷議漸乖將置重法必  
至殺而後已故方屬錦衣衛掣突耳職驚詰曰 聖

天子不能燭其忠赤乎答曰見是魏家政事 天子

何知焉仍咄咄不止

十九日戊辰風朝小甲徐繼仁王有德等持小紙來  
示乃王胡兩太監公務事也天啓四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該部冊封朝鮮奉 聖旨欽此欽遵外所有先  
徑題請誥勅冠服紵絲等件理合移文貴部轉行各  
該衙門撰造完畢東送本監以便陞辭起行庶公務  
有濟而封典不致稽遲矣為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  
煩為查照備行該司速為催給施行須至手本者云  
二十日己巳晴而風詔使差出已久辭朝日期且迫

貞後多寡行李節次迫不聞知許令通官等依例進候于其門下事呈文于提督前則尚書以為今番詔使非外間士大夫之比長在內監外國之人不敢相干令小甲探聽行事說與陪臣云

二十一日庚午晴而風 天子命王敏政順賞毛督府欽賞 帝曾詔兵部運送餉銀五十萬兩于毛督府軍中而兵部中間剋減累萬兩人言傳播魏忠賢另差人行查于毛營時未還來云

二十二日辛未晴提督坐堂光祿寺送下程禮部擇吉本月二十六日筵宴朝鮮陪臣奉 聖旨首尚書

林堯俞待朝儀兵科右給事中董承業上本曰東南之水旱方殷西北之盜賊肆起粵東鼓譟辱及于執法之巡方陝西遼民再踵于長興之故事閩海之紅夷甫靖二東之妖寇方平東之遼南之溟一日未奠則所需于中國之物力又日急一日也

二十三日壬申載陰載陽終日以風禮科章允儒一本會舉屆期事奉 聖旨方今仕途壅滯會試中式舉人限三百名云登萊巡撫武之望上疏言額餉屢催不至飢兵枵腹可虞懇勅山東撫按就近督催以救燃眉以濟隱憂事



二十四日癸酉朝陰晚晴禮部左侍郎董其昌轉拜南禮部尚書河南巡按楊芳盛請畚念先儒將程佳瑛程佳祚准照博士職銜以緇明道伊川俾奉俎豆香火則庶兩賢之祀典有光而一代之文治增重云二十五日甲戌風霾大作天地晦冥主客司缺郎中推本府貧外周鏘升補吏部請表章死難貴州安順府推官徐朝綱贈蔭

二十六日乙亥晴 天子賜宴于會同館尚書林堯俞奉旨押宴尚書率陪臣北向四拜謝恩執爵而跪酌酒于地然後始就宴所揖讓之禮頗極溫恭曰招

譯官傳語慰之曰跨海遠來守凍空館良苦良苦歸心雖切公務有限遠涉鯨濤必待風和幸勿以遲滯為訝云款款之意溢於言表而且以燕席饌品不甚豐潔召精膳司郎中責之

二十七日丙子晴 天子欽賜下程早朝與副使俱詣闕下謝恩宴兵科給事中李魯生上本曰書院借名號為分門立戶之具倣講聚為引類呼朋之資請自今改為忠臣祠大昭勸懲風示海內 帝可其奏二十八日丁丑晴偕上副使往國子監行謁聖禮冬至使與書狀官亦尾來素王與十哲諸賢位次無異

我邦第位板無積露坐凝塵蒼然渾無欹敬之道而  
講堂齋舍寥閭空虛問于小甲等則邇來尤甚云嗚  
呼象教異端為崇而然耶職自渡海以來繇登抵京  
二千里間梵宇僧舍還地相望金軀繡佛照耀城市  
至於帝里深巖近密之處緇髡雜糅寺刹蟠聯人皆  
迷溺左道世爭諂事非鬼下及公卿輔相而無不盡  
然遂使聖路長堙廟鬼虛設可勝嘆哉歸路過柴市  
欲謁文丞相廟則小甲徐縉仁石般塘塞守者將欲  
開門而旋閉拒之恚憤奈何是夕雨雪暫下  
二十九日戊寅陰風至午後晴朗提督下票文許往

天壇天壇在正陽門外南郊十里許奇香異卉羅樹  
於左右前後柴壇齋室在其中碧玉為甃白珉為欄  
淨拭如凝水儼不可猝踐壇北百步許有曰皇穹宇  
者蒼球作瓦水精編簾形圓象天內作兩龕北設玉  
皇帝位南面東設 太祖位西面境落幽閭清瑩不  
可具狀真非下界曾所覩也壇之西門外有道觀小  
甲等為一行設香于元始天尊之位祈禱跋涉獲吉  
仍設素饌饗之觀覽既遍而還

三十日己卯晴歸德府鎮南有揚老人集妖賊又有  
揚拒者糾合山東白蓮餘黨自號義俠或稱靖王又

有八天教主者潛布於潁州碭山且黃臨寰妖言惑  
衆謀同潁州人苗短子在豐縣起真李仲舉自號小  
主僭為懿德元年髯挿栢枝以別其衆強半於山東  
兗泗鄆滕之間其中黃色耀者穢言大罵不遜之語  
難以備陳云

二月初一日庚辰晴禮部覆題行聖公孔胤植誥命  
奉旨准照例給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叅吏  
部尚書趙南星年老昏蔽為羣小所欺誤用李三才  
左光斗葉向高汪文言魏大中表化中黃正賓陳于  
庭揚漣高攀龍鄒維璉謝應祥曹于汴鮑應鰲等遂

致專權亂政眩惑天聰云彼應甲何物甘為邪魁鷹  
犬肆其毒手於正人如是乎

初二日辛巳晴縉禮已完譯官輩溺於牟利無意發  
行挈致黃孝誠拷訊限以十一日啓程太常寺擇卜  
二月初八日祭先師孔子廟 天子遣太學士魏廣  
徵行禮脯時冬至使邀與湯艾行酒于馬場

初三日壬午晴而甚風挈兗黃孝誠等督呈事完通  
狀于通政司貴州巡撫蔡復一上本日各兵作亂斃  
破城門喊吶捷鎗圍劫土官楊應瑞于蕃等家搶掠  
一空兗悍案甚云

初四日癸未晴順義王下采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  
莽漢等八十九貢稱進貢到京當日入會同北館覓  
獲醜惡之狀不忍正視腥羶臭穢之氣聞可嘔殺矣  
初五日甲申晴 天子下旨曰朕覽各省試錄湖廣  
山東江西福建等省策問內措語粗狂任情恣肆詆  
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漏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唯  
黃之口誣蟻罔有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權納賄主  
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順志占風附會于外朕思遠疆  
未復黔省靡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據忠  
吐竅之日舍寀政而非徇徒凶黨之是悅壞作人之

盛典失祖宗之義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宥付考官方  
逢年等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舉人謝錫賢等  
六人革去衣巾罰住三科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  
之路故諭大學士顧秉謙等連章申救 帝竟不聽  
初六日乙酉晴詰朝呈文于禮部請免筵宴尚書即  
准具題小甲徐繼仁等與堂吏謀增館中負役名數  
潛圖冒領欵賞為郎中周鏞所摘發呈文于尚書曰  
照得小甲徐繼仁父占衙門每起朝鮮館包攬使費  
將從人俱充官職名色冒領欵賞法應懲革伏俟堂  
裁云云而徐繼仁納賄行媚銷不果行

初七日丙戌兩貴州賊奢社輝攻殺巡撫王三善初  
社輝遣兵百道攻城及拔以三善首來社輝發銀賞  
士仍沉吟曰殺了王軍門意嫌之

初八日丁亥朝雨乍收春氣忽生小桃放萼細柳舒  
綠客裡光陰奄屆二月思親一念覽物益增東望白  
雲掩淚躊躇而已大理寺添注右寺丞徐大化一本  
驕謗同朝互結邪黨使天下之事皆出揚左二人之  
手以為富貴功名之地云云等語奉 聖旨楊連左  
光斗全是欺君植黨盤據要津招權納賄共尤竣汪  
文言徇情人才摧折已久何能祥王永光朱一桂陸

卿榮王仇秦聚奎汪慶伯徐揚先郭鞏劉廷宣邵輔  
忠姚宗文范得志俱以原官起用赴任舉人童學賢  
既無關節准今科會試其餘奸黨已有旨了姑不深  
究該衙門知道

初九日戊子晴牌子等折小桃一枝將示于一行以  
報春信而譯官等苦止之曰御史時方督行若見此  
必驚節序已晚尤用嚴急云譯官用心極為恠戾可  
嘆遼薊總督吳用先上本曰職行見兵丁鵠形骨立  
淒淡堪憐問之則云餉不濟而人飢料不支而馬死  
及八關城賣弓矢而市衣裳者兵丁也

初十日己丑晴廣西道御史劉廷佐上本恩乞考官  
方逢年等八人姑薄示懲創舉人謝錫賢等六人罪  
尤可原并免罰科闈懸旌設鐸之道立工誦誓箴之  
規 天子竟不省

十一日庚寅晴自大事已完之後逐日督行且詔使  
發程已卜三月六日譯官輩泥於私貨毅然不動粹  
致黃孝誠朴仁厚等拷訊罪狀則上副使固止之不  
得已解送裨將卞應賢有汎濫作弊之事鞭而若肉  
禮部接出 聖諭朕第七妹年已長成亦當婚配省  
禮部出聘曉諭在京順天等八府官員軍民人等有

今年十五六許容貌齊整行止端莊父母有家教者  
選擇之配合為婚

十二日辛卯晴光祿寺送下程提督李其紀與主客  
司郎中周鏞會飲于廓然亭館夫等爭相調之曰清  
白學士對酌可觀蓋譏其貪墨敗官也西館牌子劉  
紳有殺兄之惡被刑部拿去館人相賀卒以賄免惜  
乎中朝政亂何其甚歟

十三日壬辰晴與上副使偕冬至使詣廓然亭酒之  
樽子四頭突入饋之酒則無厭請益酒環視不去於  
是招通事開喻粹去怒頰豕頰腥臊之氣人皆掩鼻

而過遼東巡撫喻安性塘報西虜劫掠大凌河地職  
等統兵較護暫獲首級活禽牛祿一名牛祿云者即  
中國游擊官也

十四日癸巳晴遼東寧前兵備道僉事今丁憂袁崇  
煥請給暇奔喪曰家有四喪亟許襄奠事念惟奔喪  
為守制不奔為棄情制定於天安可以人亂情根於  
性豈得以事移亂制拂情必無法之地與無人之野  
而後可容矣將恐狗彘不食職餘書奏 天子怒曰  
袁崇煥不以君命為重連章瀆擾還着遵旨供職不  
准給暇該部知道工部侍郎柳謹以為內帑缺之至

尊華哀國母宮服對景難給酌議通融請以改織昭  
節儉供御用急需焉

十五日甲午乍陽乍陰到夜風作誥勅冠服及詔使  
所帶頭目并探聽後送譯官姜進元打角柳贊興賚  
狀啓還歸本國午後周宗望持饌盒來饋副以畫扇  
十六日乙未雨登萊巡撫武之望以為額餉屢催不  
至飢兵枵腹可虞請息勅山東撫按就近催督以濟  
燃眉以紓隱憂事書奏 天子下其議

十七日丙申晴小甲徐縉仁以明日領賞票帖來全  
可久來訪酒于副使房泥醉而罷工部主事曹欽程

題曰臣隣師濟之中求其披肝瀝膽盡忠于皇上而骨鯁者僅有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梁夢環張惟一顧其仁等數臣而已此數臣者擊大奸于炙手可熱之日而猶且邪黨尚多隱伏事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周宗建作令賄聞及鑽入言路薦庇多私引其黨沈華禎以貪儉躡致叅藩又欲引吳煥為接手至倡建私學于都城內尤屬不法張慎言倚薦趙南星為首功避差謀差任意鴟張同臺安伸竟遭毒手先任曹縣侵盜庫銀三千兩恨后任石三畏查遂捏單劇處王官李應昇專為東林護

黨排擠正人亟引高攀龍以四年前一曲吏驟躋揆憲遂棄輿援欲攘止直提學黃尊素以江文官僭冒臺班即薦座師鄒維璉于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善類以助高攀龍魏大中之虐焰此四臣者招權納賄黨邪循私目無國憲都着革職為民退棄誥命內周宗建張慎言職私狼籍行彼巡撫按官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庇護沈華禎吳煥俱降三級安伸仍以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十八日丁酉朝大霧職與副使偕詣闕下謹受欽賞部吏引往于吏部朝房明窓淨几深邃可愛前有大



池池南即太廟後苑池東有曰小南城城內飛樓別殿隱映於花柳間云是天子游宴之所池北粉堞逶迤女牆睥睨其內即時御所去天纔尺五冉冉香氣日風可聞午後風雨乍至十九日戊戌晴周宗望來候曰言捷兵陷旅順口執守將張盤以旼金州地方自此不復守矣先是朝廷以張盤為叅將領兵三千把守旅順口日築城將為圖金復之計至是李永芳率萬餘騎猝至圍其城四日不拔乃解去全數三假捷詐降誘出城外急擊盡殺之獲張盤以旼時本年正月二十一日也

二十日己亥晴曉隨副使恭謝欽賞于闕下禮部右侍郎黃士俊以父喪去位是日辭朝着黑衣服禮畢用素精暮轎而已赤捧走卒玄衣外郎前呵後擁辟易而去無棘人戚容風聞中朝喪禮毀壞今果然矣二十一日庚子晴天啓五年乙丑三月二十日冊使發行已卜 皇帝封 王誥文等件準成儀制曰天覆無私國制總包夫遊裔日臨有道皇仁直恩於殊方遜明賢以立之君順輿情而申之命爾署朝鮮國事姓某諱某才堪荷重度足超群每思佩劍以安邊幾欲枕戈而報國群情共戴世繫彼旻因王母之

陳情時念東方之維翰是用特封爾姓某諱某為朝鮮國王爾其績茲舊服據乃新猷繼先烈以矢忠懷永圖而慎德撝航底貢無忘事上之恭倚爾成師彌奮同仇之勇庶幾匪懈永孚于休欽哉封 王妃誥文制曰作鎮東方已著宜君之度疏榮北闕式資穆聞之賢寵迨有邦誼隆從爵爾署朝鮮國事姓某諱某妻韓氏鍾英峻閎作配名賢恭有恪于湘簪順乃徵乎靜瑟新君繼統既符當璧之占淑媛流芬並迓如綸之錫茲特封爾為朝鮮王妃於乎賢昭蘭閣儼令度于河山德贊桐圭衍雄藩于帶礪有加懿範無

替休榮欽哉又下詔曰惟爾鮮國世著忠勤每當續緒嗣服之初輒以紹封上請示不敢專也念我 皇祖曾冊封爾前國王李瑋不意頃者以失德見棄爾昭敬 王妃金氏具奏國情應以爾姓某諱某嗣立行承大典用鎮東隅今特封爾朝鮮國王命出天朝爰正位號爾爵爾土自茲有屬其該國大小臣民共體朕慎重簡畀之意其務佐王修政飭備固圉遏奴光弼朕捷伐之烈庶予一人非有私於爾新王故茲昭示咸使聞知復下勅諭曰皇帝勅諭署朝鮮國事姓某諱某該昭敬 王妃金氏奏爾叔李瑋以不德

自絕於國臣民繫心倫序相應實在爾謀摠兵官毛  
文龍復為代請茲特遣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  
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齎詔示  
爾國人封爾為朝鮮國王嗣立國事夫王甫除國亂  
密通奴彊爾其王振遠猷益恢先緒爾縹緲於境內  
襄撻伐於中朝并封爾妻韓氏為王妃特頒賜爾及  
妃詔命冕服綵幣等件王其祗承無替朕命故諭仍  
下諭于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曰朕念遠土未平逆酋  
驚伏尚緩策勲時懷肝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  
忠設奇制勝期靖夷氛用雪國耻匪領厚賞何勵純

忠爾提孤軍住劄窮嶋偏將時出奇捷屢聞使達酋  
狼顧未遂鷓鴣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  
各將士偪力行間暴露良苦朕曩於督師輔臣有錫  
賚矣茲遣內臣司禮監官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  
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胡良輔齎詔諭冕服冊封  
姓某諱某為朝鮮國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  
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矜其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  
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膝襪段疋  
一百二十匹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彌  
籌勝算結縲屬國獎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死命使

封疆尅復卽帶礪可照朕不可食言爾其仰體欽哉  
故諭太常寺題請二十八日祭宋丞相文天祥遣順  
天府堂上行禮祭太傅于謙恭靖公姚廣孝俱遣本  
司堂上官行禮

二十二日辛丑晴晨詣闕下辭朝將發行禮部尚書  
以皇極殿開基在闕內未出故不得辭堂遂留欲  
文跋去提督與館夫同心泥之親負後輩謀沮行沒  
穀科罪冬至使一行來別

二十二日壬寅終風且霾天地晦冥冬至使一行往  
天壇書狀徑歸職等以辭朝累日不得發行拏致黃

孝誠以下并決杖督發

二十四日癸卯陰雲劃剴微雨庶織職等往禮部告  
辭稟受回答仍使黃孝誠等准受兵部回答則本部  
以會試設場未罷故回答尚未成去午後冬至使來  
言詔使移文禮部使督陪臣之行曰陪臣何淹滯至  
令云此必譯官輩憚使臣催行壅閑不令聞也內靈  
臺占二月十九日戊戌四更候得月犯掩氣宿其國  
有憂軍在外將死一曰宮中有事大人女主居宿不  
安刑政失天下兵飢一曰盜賊起將軍誅水虫左中  
將誅一曰有陰誅大將死屠宋分去

二十五日甲辰晴早朝發行自玉河關出崇文門到  
昌義門門內有小私白六七人帶捍卒數十群荷杖  
當途叩馬挽車曰必賂銀參然後放行不然應有官  
責終不許出職等萬端哀乞曰陪臣萬里行竄五月  
留館王事僅完今始還國囊橐盡罄無奈賄何復特  
恕之百請不領日漸西矣不獲已傾一行行資給之  
始許出門僅得達長店留宿

二十六日乙巳晴曉頭將發程騾子主等牽騾盡逃  
故留行茲蓋譯官之詐謀也其在館也竣事日久只  
拘渠輩私貨百計泥行畢竟奸謀窮感情狀敗露然

後強顏隨行猶恐使臣疾馳速去則任重難以致遠  
陰喉騾主中路散亂略無忌憚風聞譯官之於天地  
間別一怪種及使行出城之日輒相語曰當到京裏  
好樣為之云以令觀之尤信惟我東方禮義事大二  
百餘年歲王月聘玉帛相望而苟如此安能往來竣  
事是必廢朝時妖腰亂領孤鼠進退乘時苟合故此  
輩習以為常恣行肯臆誠可痛也是夕四川成都府  
舉人蔡如憲漢中鄉貢張鳳翮黃路清等同舍寄宿  
接與語知為以辛酉鄉貢赴今春二月初九日會試  
者語音不相諳慣書字通情職書示曰俺在京裏聽

得二十八日放榜令胡徑歸答曰恐不能中故耳職  
又書示曰俺曾未見大國科程之文今公所製勿惜  
開視答曰都在亂草中不堪掛諸大人之眼何世情  
之相類若是耶可笑如蕙復書曰燕蜀朝鮮俱是宇  
宙列壤誠無內外而令觀先生形貌端雅真可尚也  
侍生如或早晚雲程小通玉陛容步則他日拜覲不  
難矣余答曰四海兄弟千載奇逢苟如茂才之言異  
時帝城重對此夕之面庸非再世之緣於是作詩  
贈行

二十七日丙午晴食後行過霍店歷良鄉縣中火實

店跨琉璃橋天都館轂萬國祖宗即涿州新橋宿涿  
州南開行一百里初更漢人自北京牽驛而至群言  
提督欲治驛子主實興之罪明當拿去某實譯官欲  
止行之謀也翼明實與牽驛北還餘黨作亂上使裨  
將金汝鍾大被滾打毋指為所嚙幾斷一行大驚擾  
亂良久乃定日脯始發行

二十八日丁未晴晨發行中火新城縣南開驛子主  
一人追至更欲棄驛去於是令裨將李長坤等碎胡  
拿致將為下杖驛主衣乞主人亦息止之舍馬武作  
金服箇驛子又見失僅得到城地白溝古鎮止宿

二十九日戊申晴發行歷容城義勇館雄縣召伯溝  
棗林舖中火牟州卽雄縣地也宿任丘縣路傍有數  
群兒相聚與謠問諸老翁則翁言謠於近日盛行仍  
書示云九九大定法清明節後開花當初只說甕生  
牙死在西江月下佛兒十方去胡人對對還家赤曉  
其意可怪也已

三月初一日巳酉晴而大風行塵雜香人不得開目  
中火于河間中和店歷河間府議同上副使流憇于  
吾與亭擬遣客東春懷比到知府以下多官齊會置  
酒故不果焉蓋以清明節賞花也于時細柳垂絲芳

草如茵嫩藥濃花樵李連村騷人墨客隨處行樂而  
殘鞭蹇驟客味偏苦夕抵獻縣商容林劉芳家寄宿  
初二日庚戌終風且霾行塵眯目苦不可言路遇金  
泥報喜之人借見其榜山東余煌居魁而其餘不暇  
考歷東壽竒觀東陽勝槩維河朔麗境滹沱上流卽  
今所謂八省通津兩京利涉矣中大富庄腰站獻縣  
交河縣交界也宿阜城縣南關陸廷配家

初三日辛亥晴大風吹埃翳暗漫空中大景州渡衛  
河宿德州南關陳參家是日卽上巳也細草陽坡游  
兒歌女弄柳簪花隨處可玩夕得一詩主人餉魚脩

酒

初四日壬子又大風吹埃空路少行人中火德州土橋店楊春英家歷季前封邑魯公舊治即陵縣也宿盤河店李進材家

初五日癸丑晴晨發東行過臨邑縣土城中火商河店劉文燦家至濟陽縣西館王洪恩家留宿厨房未及偕到飢餒困甚二更沽角黍於市療飢

初六日甲寅晴晨發濟陽渡大清河東行三十里中火張家林劉槐泉家李元亨朴仁厚副使裨將金忠甲自北京追及于是店渡路江橋宿鄒平縣心關張

東藩家父太僕卿張迺登子二人送門子請與相見曰前秋輶車見過到處留題適會俺出郊外令好客草草而去迨猶耿耿想目今梅花盛開象芳媚春幸暫屈雁蓋惠投綺語再三懇請不得已諾之

初七日乙卯陰曉發徑投張家花園則時尚早公子未及至矣歸思甚忙不暇遍觀顧瞻超然洞一眉蒼然遙在雲樹間意甚惘惘渡鹽河至固縣舖蘓見章家中火午後細雨暫下至金嶺鎮張思禮家止宿初八日丙辰晴至青州張孟口店趙弘輿家中火到詎米店石應璿家止宿路傍有新造家舍高樓築閣



極其壯麗燔瓦陶壁良材美具不可殫記問諸主人道是秦昌天啓登極詔使劉翰林鴻訓新卜處而這箇以朝鮮國銀參侈人耳目矣副使以登牛山落後而行午後小雨

初九日丁巳晴晨渡汜水河過營丘舊封堯溝放勳橋古稱古壠中大昌樂縣西開劉守樂家歷安仁舊治伯夷待清逢崩古里宿維縣北開李樞家

初十日戊午晴朝大霧渡白狼河大灘河維河下灘水深舟行遲故由上淺灘而渡歷孔文舉甘棠晏平仲故里寒亭古驛王度方式化至王祿庄王老貞家

中大渡新河宿新河店富姓家

十一日己未晴朝霧至沙河店張居士家中火到萊州西開入孫善繼花園穿城出東門尋來時主人劉良相家寄宿夜與主人語及嘉靖閣老毛紀事仍問其子孫有無則子孫極繁且賢有孫名引重者時為錦水衛指揮使秀才名錦燦者喜讀書能文章去十二日庚申陰中大朱橋鋪上船以二鄭德龍自登州來迎自言上船慎次失火姜進元所持通報狀啓及格糧盡燒無遺而副船格軍一人李元亨奴一名病死去路遇驟雨馳入新城堡王道行家止宿

十三日辛酉雲陰細雨晚發不為中火到北馬舖劉世寬家留宿有一秀才自稱呂佐武者來見職仍問日本路程及事情余佯怒曰日本與小邦飲骨之仇也交隣之道從古已絕焉知其路程事情秀才曰公何怒之深也默然而退夜大主人姜躍龍帶其兒來年十餘甚聰明能解文字贈以扇  
十四日壬戌陰霾細雨自北馬舖發行中火淳子斃故里姜應全家僅得到登州譯官姜進元以失火留在不故本國即挈致決罪各舡人來謁盤問諸事則皆無恙

十五日癸亥晴舡具未完留登州前秋備局所謂曾毅舡秦仁男所往舡白牌舡各一隻時未回泊只餘三隻舡一行過海極可慮議與上副使姑留待之是夜而有一人來言老酋之命者訊其由則云一自梗化之後天下苦於飛輓稍解卜數者恒筭其命之長短吉凶事之成敗遲速而其年月日時則己未壬申丙寅甲午也州人劉亨往檄島付狀啓

十六日甲子朝雨夕晴本府以迎候詔使發兵往濟南府海防道總兵右都督楊肇基亦自皇城島率舟師來會楊肇基字太和沂州衛人往年以濟南中軍

擒兗州妖賊徐勝 天子嘉其功欽差鎮守山東提  
督各省兵馬平東摠兵官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為人  
風神凝遠器宇宏深真男子也一日有行官來到肇  
基具甲冑郊謁樹舍泥膝執禮甚恭夙間介冑之士  
不拜而肇基以一品大將屈節於一微官深可怪也  
夕劉亨來訪目問取由則云中朝文武問體面極嚴  
故耳我國人高漢老者來謁自言本是延安府人壬  
辰東征時隨陳游擊入中原居南京十餘年游擊棄  
世後遂流寓于這裏目隸軍簿云其兄高漢金居住  
于延安府南新堂未知死生云

十七日乙丑晴職等晨詣軍門進謁謝曰年前蒙老  
爺護送得到京裏特揭書帖子大索詣科俾小邦縛  
禮得完此無非老爺恩德再三稱謝畢仍以啟時坐  
舡缺少呈文則撫臺辭以詔使一行所坐多至百艘  
故不准云旗鼓官方壯猷張斌才請與相見見於大  
房斌才臨清人少讀書中年為武進士故善賦詩以  
所著一通來寄韻格頗清茶語間艷稱我國文章吃  
吃不離口午後高漢老來饋生梨鷄子夕登蓬萊閣  
祀聖母廟

十八日丙寅晴石城島守堡官械繫遠僧送軍門斬

之卽受奴酋餉銀偵探虛實者也職等以行李之忙請免宴軍門以為是 皇上息眷朝家大禮不可擅廢去夕晴川居士吳大斌來訪大斌會稽山陰人坐詩窮流落于此年七十餘皓髮丹輔燁如神人請談雅論爽人耳目貌如其心哀其窮搜行橐賜之十九日丁卯晴鷄初鳴與上副使往舡所祭天妃風神龍王小聖訖日祭故使臣右叅贊柳澗叅判朴爨叙正言鄭應斗詰朝軍門送名帖請宴于演武場日使書吏許弘業持牌來牌文曰欽差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督理征東軍務兼管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武為慰勞遠人以利攸往事照得朝鮮陪臣齊進表文事竣蘇登回國除本院遣官宴外所有跟從負役合行賞賚為此牌仰本官照撥事理即將發去犒賞銀兩查照發給同來官役以慰勞遠之意本官回國之日仍報知 國王以見本院優異之典毋得違錯須至牌者右牌仰朝鮮國大陪臣准此某年月日書吏許弘業承都察院意限本月二十日繳去午後赴宴饌品豐侈禮數殊優情極縉縉可知待我國之道矣

二十日戊辰晴子夜往舡所行開洋祭于舡神文曰

昔余之東來兮惟神是賴利我之攸涉兮厥績最大  
今余之東欲兮神亦在于茲候我之行兮告余以吉  
期神乎神乎余且於焉是依帆檣兮如雲鶴頭兮欲  
飛神之臨兮洋洋邈迤光兮戒飭前魚龍使先駢後  
馮夷使分屬令我一蹕兮復命吾王是神之陰陽  
令我一蹕兮反面老母是神之冥德神乎神乎保我  
兮護我駟厲氣兮海之左望於神者深矣盍終始乎  
其祐齊黃帽而擊汰更告余之衷情牲牲非膾黍稷  
非馨神其吐之薦余明誠祭罷時尚早待明入城謝  
宴于軍門已時乘舡午初發行泊廟島前洋無風故

也嶋有堡堡有千摠常艤戰艦數十餘隻把截港口  
矣

二十一日巳巳自半夜大霧蔽海咫尺不卞日方午  
始收督舟人穿槽出珍珠門將向龜磯嶋倅為逆風  
所跳旋鱸走入珍珠門與上副舡留泊是夜子時第  
六舡自本國回還始聞秦仁男所坐舡白牌舡俱尾  
來去去國之後始得家鄉消息喜可掬也  
二十二日庚午大霧障港口日晚風起霧消海碧如  
銅蓬風楫壯不得發舡留泊珍珠門是夜祭大海諸  
神其文曰粵在前年我來自東片帆如鴻杳茫之中

苟無陰隲焉得利涉百口安全其盛矣德繇登抵京  
克竣 王事深思前後罔非神賜復路回棹奮日朝  
下洋洋僂僂如在上者盍恒厥德以永終始重念賤  
价海隅孤蒙離家去國萬里中原光陰幾何葉脫花  
繁高堂鶴髮朝暮倚門膝下稚兒喚爺多時彼此相  
懸消息俱疑求諸神道豈遠人情憐我懷親鑑我做  
誠護我舟行使我颿風一蹕滄溟旋泊箕封祗薦香  
火菲薄不豐神乎餽享恕我躬躬

二十三日辛未早朝進天妃廟焚香島人士是日即  
聖母誕辰故上使特舉祀事祈風祭罷微風自南張

帆向麗磯嶋行未半洋風轉從東舡頭自回旋向珠  
珠門食頃風轉從南舡頭又回麗磯島南東風  
勢不便洵公無定微雨交洒舟大櫓小不得運動遂  
下碇洋中二舡亦尾來對浮獨上舡多格軍穿櫓簷  
入瘴霧中迷不知所之日將夕南風乍至督舟人舉  
帆引櫓夜二更僅得入麗磯島前洋舟人力疲手捩  
困臥不能起上舡已在這裏鼎足下猫

二十四日壬申毒霧自夜徹朝四塞蓬窗透濕衣被蒸  
泄肢體萎蕭終日伏枕槍頭逆風且不止故留泊夕薰  
休祈風其辭曰海行須舟舟必以風隨向各便或西或

東來者之得去人所送象皆可挽日亦不足故神陰陽  
善因天時此留彼逐互相護持庸凡自愴君子克明顧  
念陪臣竣事帝京旋疆理捐故國故津五日鼉磯僅脫  
珠門樹羽飛候惟允若坤帆檣如織神豈偏哉我思故處  
人亦未來青君恪職震英方開口某曰某利緩孔皆理  
宜回汝其次吾儕神庶鑑于謀及白帝亟賜祥颺協成  
順勢則張雲帆載叩輕柁御氣憑虛任意為計千里滄  
溟一棹可濟苟獲於此何德如之敬共牲幣敢請行期  
二十五日癸酉晴朝便風自西來督舟人舉碇掛席  
使通告于上舡累呼不應潛收描索怪甚發去未半

風力輒息上二舡引櫓走入皇城島獨我船落後洄  
流之際南風漸起船往頗疾欲止不得因透入鉄山  
嘴前洋南風忽止進退無據於是督舟人引櫓則駭  
汗如流勞火生吻困莫能運動不得已欲下猫約繩  
以數百餘把繫石垂之終不可測收猫弛艦聽其所  
之窮溟環混莫曉故向四顧無一點島嶼而蛟鰐鯨  
蟉振鬣揚鬣吹氣作勢或伏如山岳或群如怒豕穹  
窿具顯巖有萬不同奔波駭浪撼地掀天舟中人環顧  
喪魄自分必死飲泣相對而已余怡然自遣寬譬於  
衆曰汝等勿怖死命也衆欷歔不能語日終高春海

氣蒸鬱一板之外不復識別惟聞水恠相戲之群喧  
颺不止矣所可幸者猶無惡風到子夜不能就寐薰  
沐齋肅祭海神其文曰伏以賤价行李浮寄海中險  
而不對事君之忠笑履波濤一心于公萍蹤蕩漾馬  
牲無天白頭恒戴性命所懸本月戊辰始自登旋三  
日珠門二夜鼉磯蟹重颺微穿槽引故窮溟窅茫黃  
帽何力進寸退尺奮飛無翼同行盡後矣狝勞役薄  
暮傍撓上下涵碧蛟螭振鬣鯨鯢鼓唇境非人世誰  
念孤臣魚蝦為侶鷗鳥為隣另施陰德惟望於神矧  
茲額蒙堂有老親膝下維久天屬情何暮倚門邊鶴

髮婆娑言思及此雪涕漣瀉篋裡斑衣歸舞何時神  
乎鑑衷亟賜便風使舟如馬送帆如鴻後命覲母則  
莫大恩至誠所發寧禪禮煩敢薦菲薄母曰不飲更  
怨丹烟庶幾來畝因祭柳朴鄭三靈其文曰諸公俱  
以大夫之賢者卓犖先輩粵在天啓年初使乎謀對  
誦詩三百克竣王事而退惟時虜梗于遼木道始通  
於滄海忠能獨賢險而何懟一葉微茫溟渤所匯豈  
意砲車之作惡臭厥載明月不歸白雲蒼梧死亦國  
耳魂應有知於海隅仍使節之聯翩認三靈之護持  
自公之去今七歲人人皆得以全歸所以謂之忠鬼



亮造化之良能遡故國之歸津更祇事於英靈某叨  
忝下侷之列官以書狀為名既蒙冥祐准勅帝京一  
年芳草千里行雲懷親曷極憲闕徒勤想龍顏芳負  
展夢鶴髮芳倚門飛不可以奮翼昂象符於乘舟冀  
神明之泄此謀協滅於陽侯忠信一心豈間死生而  
異同鞭蛟鱗而帖伏借西來之便風即布帆無恙歸  
芳寔賴諸公神庾幾照臨余衷歆茲飯筒祭罷俱以  
急役舟人放船則篙師等以為昏瞶如漆不知所向  
何方若此大風所駕誤為暗礁所碍則必破碎淪沒

將若之何余以為我國在東燈前按定南針順風也  
即為舉帆船往如箭黎明抵平島以上副舡落後下  
碇待之

二十六日甲戌 詔霧昏濤海氣濕熱腥臊相熏洲島  
不可分日將午上副使二舡相繼而來解纜放舡齊  
綉擊汰潮蹴風烈迅疾如飛日晡時到長山島留泊  
二十七日乙亥 晴朝三舡共向石城島行纔十里許  
海氣忽蒸瘴霧四塞數步之內僅分人顏色仍與上  
舡相失獨與副舡到石城島後洋送風送潮進不得  
寸遂留猫夜半雨下如注雷電相隨魚龍助勢氣像

可愕舟人恐惡風且作移棹近島依泊吹角懸燈今  
副舡相識而來於是二舡舉火相應極力引櫓質明  
入內港同泊

二十八日丙子晴逢風猶吹留石城島與副使會說  
上舡相失之故副使亦以為獲汲之故尚留長山島候  
風耳港口有唐舡一隻問之則答云太德立茅賀穀  
舡而曾受準價二月初二日自登發舡抵此無便風  
尚留

二十九日丁丑晴海霧盡消北風大起舟人於舡行  
纔十餘里逢風忽作回棹還入石城內港島上有龍

王堂致祭祈風其辭曰伏以一介行李受神之賜多  
矣驟登抵石其幾百里珠港鼉磯解我久艤皇城鐵  
嘴濟我濱死半夜祥飈飽帆而至致予故國前洋漸  
通較諸來路杭可一葦感佩無涯情意何似伏乞神  
明再斯顧視德母二三惠克終始更借順便於我舟  
子得隴望蜀神無乃鄙非不知足固當然理地本區  
別寧久於此苟能耆力不過移晷神庶幾改余望不  
已倘乘長風吾行也咫周覽島上有十餘家鳥語夷  
面皆遼廣通民穿厓穴居無以為食飢困之狀不忍  
看時候潮退採螺蛤充腸而已鵠形鳥顏繞舡來乞

舟錄卷之二 三十三  
於是除出剩米六石賜給其中有一艘捷自言三月初六日新從虜中來頭髮盡禿公然一真捷也因言虜中事甚悉近者魚皮捷子有衆五六萬居極北深處方構蒙於奴酋一與交戰奴酋大敗故今又再舉不遑於他而曩日旅順之役李永芳以詐計雖擒得張盤虜兵中凡已其半且殞其子故虜勢頗虛弱云因問張盤存沒則奴酋喜得大將即解縛禮貌待以李永芳修養性之間云上使舡猶不來

四月初一日戊寅晴曉頭長風借便海波清晏自石城島放舡直向撥島帆影如鴻透入洋中一碧萬頃如

平浦綠繡間篙師則風自海底來者波蕩不平風自地者來者波伏不興云日未午到恭島望見車牛島故國接界舟人舉手指點可知為某州某縣之地列立群山繚繞句連不可一一盡記而郭山凌漢山宣川木羨島鐵山龍骨山最著於前蒼翠高聳齊呈喜色薄暮過撥島轉入宣川堂後港口留泊待上使舡來是夜具香幣祭大海諸神而謝之其辭曰惟登之東我鮮之西耳其間相距不知其幾千萬里巨浸茫茫粘天無壁兮蛟螭鯨鱉鱗鱗作勢於波濤裏舟行於此者徃徃而破碎淪沒兮十常八九聽之者凋朱

顏泣之者堪白首苟非神明之所扶焉得利波於竭  
來自去秋迄今春号百口免於罹災矧職之生還故  
國復見老母号益感佩於衷曲神之功德大海酌而  
難名号奚有於菲薄顧于誠不于物号神庶幾未敢假  
祭罷餼餼饗舟人仍以祭器及一行所餘粮饌沒數  
分給

初二日巳卯晴早朝上使船入椴島港口辰正諸船  
一時到宣沙浦萬死餘生重踏故國地斯亦幸耳間  
搜檢御史時無聲息許多人口奈何久留浦中援前  
例下陸發送回泊狀啓郭山郡守朴惟健未候言職

遇彈之由盖以來時挾帶汎濫軍官隨處作弊云前  
秋九月日獻納金時讓所題也及聞被評則已無察  
任之事不可留費官供故立然豈早雇馬經歸  
初三日庚辰晴發行宿定州私舍牧使丁好恕請與  
相見之

初四日辛巳晴開家僮牽馬自洛下来留定姑待之  
上使子李光源亨原來過午後未叱卜來到始審渾  
舍無恙

初五日壬午晴發劉嘉山同年金成錢來訪主守陳  
誠一亦會

初六日癸未大雨留行與金成鉞終日叙語

初七日甲申晴發向安州尹填自雲山來候府使李時英亦來過高連夜苦痛

初八日乙酉晴朝與尹填相別行到肅川中火將向順安府使安憂胤欵遇留之甚息仍館于東軒疾未愈不得已留宿調病陽德宰李應元來訪

初九日丙戌晴早朝發行中火順安邑令洪植三和縣令俞大遠偕來候午後到平壤館于私舍方伯李尚吉庶尹李敏樹判官權是中都事權渠察訪李尚韻皆來會

初十日丁亥晴中火中和府府使柳大華來見午後發行宿黃州南門外判官李莖來觴我而牧使時未赴任云

十一日戊子晴宿鳳山郡守金浚來酒之

十二日己丑朝小雨至守金浚且來欲酒辭以行托薄言酬之發行中火鈎水站文化縣監慶信後殷粟縣監申景祐皆來宿瑞興府使安揚遇我極厚還可恠也邀任獻之叙語

十三日庚寅晴中火慈秀山信川郡守尹旒觴我宿平山新溪縣監李以省來訪谷山郡守朴霽待我甚

厚未知何故也

十四日辛卯晴中火金郊路遇雨僅得達開城府館于南門外梁龍家飢甚都事趙景禎自衙內致食療之因來訪留守閔聖徵遣小吏來候

十五日壬辰雨甚不得行上使子前安峽縣監李昌源來訪夕經歷趙廷虎來見慰之

十六日癸巳晴凌晨到長湍朝食府使韓璟來候中火坡州酒幕牧使朴景業來見叙話良久上使猶子前縣監李弘源亦來會路遇連川宰黃瓚班荆而語路遇叅奉尹仲謙揖鞭而罷夕抵碧蹄館宿高陽館

架

十七日甲午晴食後到巡曙氷君偕許僉使兄弟及許崙來見夕皆還崙獨留家兒雋英斗英俱來

十八日乙未晴食後許崙入城洪壽一來尹舍章致書慰之

十九日丙申晴午尹仲初父子來慰仍言廷論以一行負後落後有簡通之奇云金晦卿致書慰之午後仲初父子旋歸仁必獨留

二十日丁酉晴午仲初來通兩司俱設論請拿鞠使臣某等首通事表廷老臬示上不允

二十一日戊戌晴終日與仁必閑話務比卜持示兩  
司啓辭及 聖批金晦卿致書慰之

二十二日己亥晴金自珍致書候之

二十三日庚子晴趙日章來訪臺評又與 聖批曰  
既已推考觀其絨辭處之云

二十四日辛丑晴李汝華閔子銘來訪李弘源亦致  
書慰之子銘因留宿

二十五日壬寅晴朝子銘還去上使軍官金汝鍾來  
言上使之至會于弘濟院橋邊罷酒後入寓寒泉洞  
李禧家日亭午拿命允下就義禁府原情日暮不得

入啓

二十六日癸卯晴原情判付內除刑推削職放逆歸  
拜母親于明禮坊家

二十七日甲辰晴權義叔自醴泉來傳李妹李內訃  
音

二十八日乙巳晴以服制在家

二十九日丙午晴以服制在家

三十日丁未晴曉成服午後謁月沙因往哭鄭知事  
几筵

五月十八日獻納權濤力言曰奏請使一行留置負

每海金卷之二  
後于北京一月情甚分明而反以欺罔罪當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於是多官論 啓 上即允削奪

二十三日 啓不允黜送權濤之已甚論 啓蓋權啓之謀陷故也同日府 啓又發請拿鞫羅夢賚未訪

二十四日兩司合啓 上傳教承政院使臣到泊日子及落後負役到泊日子并查 啓李道章來訪

二十五日政院查啓 聖批答兩司曰爾等之論奏請一行留負役于北京至於一月之久去而使行以四月初二日回泊負役以四月十一日回泊則其間

日子無多而自北京至登州二千里自登州到本國水路不知其幾千里若果留一月則落後僅七八日奚暇及之爾等論或者不的乎更為詳查陳啓於是兩司不得已停 啓

六月初一日李汝首來訪

初三日 詔使入城 上親延勅于慕華館迎恩門

初四日沈習之來訪

初八日諫院復以黜送事論罪一行蓋緣譴官姜進元失銀於涿州時事矣大諫尹暄立論劾之 聖批以推考



十二日詔使回還一行論 啓始傳大司諫尹暄且以奏請使一行方物無置處執言欲誣陷一行拊以遠竄論 啓多官力止之不果

二十二日以李于正家不安避居于冰家

十月初五日 上傳教曰李德洞等首壞邦憲以啓後弊在法難貸故已為科罪矣其竭誠完事之誠得命越海之勞亦不可不酌職牒還給叙用

航海朝天錄

天啓四年七月初秋危檣跨海尺劍觀周風渡大海霧列雄州蕭洒行裝匹馬扁舟

射言

恩兼奏請使書狀官通善即龍驤衛副司果魚司憲府監察臣洪雷謹 啓為聞見事 仰事臣跟同臣使李德洞吳翻前赴京師今已竣事回還一路聞見逐日開坐為此謹具啓 聞 啟以今詳

航海朝天錄

天啓四年七月朔林危橋跨  
海尺多觀國以涉大海爲列  
離州當海少裝區區馬三御舟

航海錄卷之二

花浦西征錄

丙子十二月十一日辛巳夕義州府尹林慶業急報  
奴兵來屯九連城烟塵漲天有越江之勢云矣

十二日幸賊已入安州平安監兵使馳報連續入來  
朝野涵涵無復防備之計也

十三日癸未邊聲日聾賊報益急 大駕定出三之  
策是日 體府揀我首擬平壤庶尹 除授促行

十四日甲申甫謝聞賊兵已薄弘濟橋 東殿先往  
南漢城 大駕繼出宮都中士女奔波騰者係路互  
相廬迫人不得行 大駕將向江都駐南門上命將

士麾軍出擊和議尚在往復之際賊將馬夫多縱騎  
蹶之上促駕疾馳僅得脫水口門渡漢江暮入南  
漢城賊追圍之夕我亦將母孳妻子往壘頭從兄家  
從兄妻獨坐因知所為不忍棄去夜半同載渡仙游  
峰上難曉頭到鈇串橋是日北風如刀密雪交下路  
上多有凍死者發兒自前在家時已患痘疫矣觸風  
犯雪祭絕而甦艱難扶護僅得入金浦縣老親以下  
凍餒寒戰噤不得語郡守李深接濟甚至極感極感  
十五日乙酉路遇趙司諫日章自抱川勤王向江都  
說大駕在南漢則日章旋馬而去發兒病甚艱得

輿致種生驛驛吏河素山持酒來慰老親以下一行  
先往通津新村我獨將發兒居停于郵舍之西焉  
十六日丙戌日晚携發兒入新川則避亂之人填塞  
津頭爭舟競渡莫由開路不得已退入寓舍往見德  
浦僉使趙鏞通津縣監蔡忠元乞令涉之亦無如之  
何矣遇李行進于渡口則去以檢察使從事官方在  
此矣

十七日丁亥船人竇龍自金浦釋囚而來去問其船  
隻于厥子南山則都事睦行善已載家屬晨往越邊  
尚未還矣苦待而已前承旨俞省曾春川府使金光

煥前持平俞祝前判官慎得義前察訪閔聖任前察訪李慶胤俱在此亦不得渡矣

十八日戊子竇龍自金浦至持酒來言議其涉津之事則其船猶且不還束手而坐逢崖聖止令公則言其奔逃時奉其母夫人令始還云

十九日己丑午後竇龍船始來載一行乘夜向德浦而馬不得同載之故吾獨落後仍留于李於屯家夜與於屯子植男謀給木二疋賃船曉頭乘潮下泊德浦擊家屬入往摩尼山興旺里

二十日庚寅治任事留興旺里鄭吳卿閔希尹來見

發兒達夜苦痛

二十一日辛卯發行金澤遠李士豪要於路持酒送別酒盡揖罷往德浦遇趙正景禎于館裡仍往廣茂津遇睦行之李士宣欲渡去將由山郡間路赴任所衆皆以為自高相渡海趨延安由海徽而渡長連大津無不吉利故旋宿于佛源申汝清家夜與汝清吳

卿同話

二十二日壬辰許木川伯來訪食後入江華府內謁尹相昉于分司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承承旨韓興一禮曹叅判呂翕徵前掌令鄭百亨前正言朴宗

西石金 三  
阜正字尹濬俱在因告行于分司則便付傳令于都  
副元帥兩西監兵使急勤兵入援俄 入自南漢  
懷有旨西米旨有曰賊兵圍逼南漢今已六日君  
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髮外援不至通諭路絕卿  
等將此岌岌之意自其處急速傳諭都副元帥及諸  
道監兵使處使之星火赴援前後合擊期於勤戒以  
救君友之急且本府防備諸事各別於飭津頭渡涉  
切禁雜人俾無一分疎吳之患冀得死士某條回報  
事本月十九日酉時草下 分付傳令都副元帥  
以下國事至此孤城危惡人臣分義食息不可緩已

具檄文再次飛傳而兩西握兵之臣尚未聞一人入  
衛者未知貴道作何舉措賊兵深入 大駕播越之  
後猶歛各守城池以為自全之計萬分無據率勵精  
勇星馳赴難以救君父之急此賊元數不多且甚疲  
殘而惟我國軍兵未及聚會得以衝突至此萬一奮  
鼓直進則此賊必有潰散之勢此則不待明者而知  
一向退縮與其死於國法無寧殲賊而不必死者乎  
前日檄文已為詳及各別場念母容片刻逗留者云  
分司分付早受後跋去宿于府西寺洞校僑李潤白  
出身李潤善家憑寄家書

二十三日癸巳曉發往寅石津開城留守韓仁及檢  
察從事朴宗阜已在津頭矣同渡宿于高桐北津漁  
家前恭奉朴璟持酒來唁避亂士人進士趙琦前監  
監許址李夢亮李瓊林來見寄家書于瓊林傳之  
二十四日甲午朴從事子厚自喬桐馳來同渡敢義  
津入延安府使金可久已入長壽山城本府城中一  
空府使金哲承護金得男來見未得一杯酒却寒與  
子厚連枕而假寐  
二十五日乙未晨與子厚偕行將往長壽山城見黃  
海巡相欲傳分司傳令甫出城西明則走回人自長

壽來言賊兵昨日已陷安岳時在青城隅遍蒲一路  
縱兵鹵掠之子厚將此緣由馳報分司旋入府中吾  
行則不可停止因寄傳令三度于子厚迭報元帥府  
黃海監兵使而因馳到青湍驛延處村舍遇士人申  
宗玄出身申宗俊持酒來饋秣馬後疾馳入海州城  
中城中無一人現存立馬盤桓之際州吏吳太玄來  
問行李聞知賊兵自安岳大掠而東急出西門寄于  
正兵崔尚一家尚一方齎糧往首陽山城乞留半夜  
暫憩南部洞尹叅議煌家奴永男亦在此中自言秋  
初韓事下鄉今被兵不得上去云

二十六日丙申晨欲發行不知賊兵所在指向無計  
部分一行下人使朴德成全天立等驍尉數三人先  
為斥候期以十里相濬而仍使其餘下輩尾未殿之  
時或疾行時或徐行晡時飢乏馳入自賢洞老兵李  
忠家做飯日已曛黑不得已留行夜與李忠打話則  
為言青坡申僉知成立農庄在一洞中其婿林德成  
曾為看護今以海州將官往守山城云

二十七日丁酉侵晨起程依前部分下人趨信川林  
馬轉入文化仰告里所獨家家有老嫗泣且言厥子  
所獨方在正方山城帥府管下死生不知撫膺痛哭

反覆緝究至情所敷如舊相識益覺老親別我心懷  
無異此嫗日飲泣不能語

二十八日戊戌晨踰九月山石寺峴八長連盤巖村  
前副正朴增茂家增茂之子文顯文星文翼文榮文  
昱等來見饋酒食仍言厥父時在正方云使驍尉二  
人往見馬治大津則來報水漸撐塞船皆淺閣決無  
利涉之計云本縣代將張翰伯來見遺米斗若干資  
行京中倉洞金孝男來見仍言將入江華馬急寄家書  
二十九日己亥自長連還由來路橫過安岳路過軍  
兵或具甲冑或持弓矢布路而來恠問其故則答云

昨日元帥柰正方由山谷向京一時潰散矣惜乎不  
先撫養不得其死力雖是司命者之罪而民清大可  
見也三百年 祖宗遺澤其已盡耶極可痛心行到  
安岳郡西車尾川村遇棘人洪興一即京中士族也  
乃許有秋之妹夫相逢各道苦懷仍言方欲前進罕  
壤之意洪生驚曰賊氣方張弥滿山野觸處兇鋒無  
隙可乘而公以單騎欲投餒虎之口何功之有公私  
無益為今之計莫如俟賊小退萬全為行矣此距北  
三十里許有漏奴津界限龍嵩待水漸稍解越去綠  
海直赴平壤甚膏六朔以犯夜同去里中有尹宗之

奴鋤龍來問厥主之避兵形止仍持酒肉來饋夜半  
與洪一之并營入漏奴津頭依管餉船人億春家億  
春子億福自正方已逃故矣竟日獨坐揮涕苦戀  
行在而臨危授命之後賊兵交橫道路遮絕不得及  
期赴任勢雖使然而 君父墮在圍中人臣分義不  
可一刻安坐但平壤介在賊路初頭已為空城設令  
走入已不可為矣得一律詩見文集是日漏奴津頭倚馬  
草報云云庶尹於本月十三日政除授本職賊報益  
急乙仍于翌曉肅謝俄傾賊已薄城下為乎等以  
大駕蒼黃出宮都中崩潰庶尹艱得脫門將母避兵



移置僻處賊已遍滿一路不獲已趨入江都仍授分  
司分付星火走官為乎矣兩西道路人烟斷絕兇鋒  
搆扇穿山跨海出入賊中十生九死徑投海畔下自  
長連白馬津上至安岳青龍浦三日三夜渴心經營  
冰澌撐塞舟楫淺閣勢甚狼跋百計無策為在果分  
司所授傳令三度騰書有 旨一度段為先使伶俐  
下人驍尉崔甘同尹末成李林等間道懷送為遣庶  
尹段置覘賊形勢多般設策乘夜潛行計料為卧子事

上巡相書

兩聖方在南漢圍中賊勢日熾外援不至孤危已甚

因極奈何呼天痛哭而已漢受 命於此時為賊所  
攔不即赴任其為憂悶如何如何都在草報中不宣  
三十日庚子招舟人億春謀渡前津則翻說冰澌蔽  
江如山無可奈何夕與洪生上山頂候望賊火處處  
焚蕩光燭漲天指點可知為江西三縣中和黃州鳳  
山瑞興平山海西列邑慘不忍見心膽輪困無以為  
懷寓吟一律詩見洪一之妹夫南達源字遠伯來見  
慰勉仍與同宿

大明崇禎十年歲次丁丑正月大初一日辛丑偵探  
人朴德成自鳳山歸言賊遍滿山野鹵掠人民牛馬

殺害殆盡云吾行穴無前進之勢津渡越邊龍崗缺  
島突石村民為賊所逐赴死水中者甚衆或登冰版  
隨潮上下疾聲急呼無路援溺慘慘而已與洪一之  
南遠伯終日目擊徒相心折仍到夜分不寐寓吟一

律詩  
文集

初二日壬寅欲為跋去早食後迂舍東村洪一之踵  
來懇留行徘徊之間多人自鶴峴疾馳急言寇兵且  
至與洪一之走入漏奴津頭完城農舍奴李福男來  
見我曰獻租廿八斗濟我糧乏洪一之婢子彥玉平  
壤人也自言曾住大同門外來饋酒饌一之母夫人

避兵八處江邊巖穴婢成春為落石所傷頭顱破裂  
將死教以俗方救療一之遇我甚厚奴僕等無不致  
款其中彥松正同智積井金等愈益謹焉

初三日癸卯晨坐下人來報賊兵且逼偕洪一之南  
遠伯走入巖穴穴在漏奴津西南岸僅通一條路行  
可四五里許穴表裡頗寬平可容數百人三面斷絕  
挿天一面帶河巖一角走入波心潮上人不得通潮  
下則一人僅緣巖角攀躡艱透一里中依此仰活矣  
初四日甲辰聞寇退後疾作出村舍終日苦痛父  
韓僉知振洪來見自言故武弁堂上韓潔側產京甲

新門外居韓振渠乃其嫡弟而都事任賚之叅奉金  
錢俱是嫡妹夫云洪一之告往東村

初五日乙巳發行過薛洪一之一之憫我輕投賊所  
苦留仍招青龍浦船人成應春問其可涉之由則應  
春亦以為難因以不可久留之意據義陳說一之榜  
然呼奴令備糧饌定於賊早發行

初六日丙午鷄鳴發程直渡載寧迤津飢乏欲為中  
火村落盡沒無憑寄寓彷徨間有一人自何方來為  
言朴魯直舍音奴希孫也仍問厥上典安否僅得做  
飯療飢後渡栗串津疾驅入鳳山二西面說伊串日

已夕矣村人避賊入山繞下為食見我驚惶散走使  
下人傳言赴任西關之事人民復聚做飯後乘夜疾  
馳行到棘城賊縱火光連空一行驚怖欲散去於  
是勒馬不動開諭萬端人心稍定遂整隊而行旋賴  
賊火燎明得辨路歧而去轉至黃州三田作夜黑如  
漆咫尺不辨飢乏又甚聞犬吠尋入一村舍前僵  
屍相枕投空家得一小島為白粥療飢達夜直走龍  
崗大羨津天始明矣終日經營江水流漸西北風又  
大作終不得渡遂入江邊村舍暫憩即發行行到黃  
州禿山山上有數百餘人見我一行疑惑持滿舉炮

爭欲射之急言行事衆皆驚謝因慰勉仍言黃州出  
身趙完壁募集帥府遮軍及鄉兵以備盜矣  
初七日丁未自伐葉山趨昂耳山喫舟渡蛤島下流  
始達平壤寶山城江西縣令李大純已在城中城守  
器械稍完矣城中將官前司果權浹為中營將出身  
康元淑為左營將出身鄭順男為右營將而避亂士  
夫則前正洪乃軌前察訪康文翼前縣令李德輔前  
縣監金峻德前奉事玄進善崇仁監鮮于震前參奉  
楊懿直鮮于浹新及第揚漸亨揚景億進士洪俱寧  
仗兵一百五十三人同在城中而其餘則變初各自

潰散守堞者僅數百餘人舉皆凍餒將死滿前號訴  
許其故收餘燼開門放去是夜無眠寓吟一律詩見文集  
初八日戊申聞巡相時在慈母城馳報到任狀曰上  
私書謹伏問道體候若何漢於今月初七日早朝始  
達寶山城中十生九死縷命僅存此實天也固非人  
力所容為但此城守器械萬分踈吳虛擁白徒人皆  
赤手雁當周旋務得人一願一聖主威靈活保數萬生  
靈則卑職之責盡矣 行宮消息杳然莫知如有所  
聞一一下示不宣某頓首再拜

巡相答書

得叔主於此時何幸何幸續承手札仍審得達寶山  
仰慰仰慰連聞吉報而不敢安坐城中與兵使領兵  
前進軍官將士盡為領往此城亦似虛疎故不副所  
示餘在公事中伏惟下照謹答上狀

與慈山縣監李仁健書

二聖蒙塵國事至此痛哭何言生九死始到任所  
莫非 聖主威靈所及不然安能得脫豺虎叢裏驚  
魂悸魄尚未寧靜自矜自矜本府以空官處初板蕩  
尤甚至於文簿間所用筆墨亦之如有所儲分惠是  
懇

行在消息杳杳鬱悶曷極如有所聞亦及為妙不宣

慈山答書

國事至此夫復何言頃聞尊行間開跋涉伏以為慮  
不料今日伏承下書不勝感泣之至仁健奉使道僅  
守此城而巡使今日分司傳令今方出城此後凡事  
漸至疎漏罔極昨聞京報留都大將與畿伯率  
都民擊逐在城之賊又發精炮誘引賊衆斬殺五十  
餘騎而三南之兵與北軍幾盡來會去使賊隻輪不  
返指日可期多幸多幸教來青筆二柄黃筆一柄送  
上而墨則盡用無餘奈何縷縷心事擾不能一一

平壤府曉諭文

日於寇深之初本府以空官衆無所統失其依故我蒼生偏被兵禍至於府屬各項僕隸將官牙兵之類同是星離竄身迷方實非背公情勢固然子遺殘命顛沛何處撫念至此愍惻曷極目今庶尹來蒞職事則衆可謂不為無長其各將父母挈妻子劃即來赴務為完聚俾無後悔且聞帥府遠散軍兵幾盡還家去身既犯律決難自便唯當改心易慮舍舊圖新覘賊形勢或躡後追擊夜斫營壘或折馘執俘期樹將來之績永掩已往之咎我言不誣咸聽勉旃是夜

無眠於枕上得一律詩

詩觀

初九日已酉巡相召還假判官姜縵姜縵以監察曾在巡相幕下愛初巡相慮其空官無統差為假判官幹治凡事為人副明曉暢軍事可用人也是日早送啟慈城巡相飛報分司募送府奴台鶴于江華即給免賤帖與江西議事後獨坐心懷不平到夜半不得眠東望行宮構一律詩

詩觀

初十日庚戌龜城府使黃胤後奴子自樂山來曾聞防禦使李浚同在此城意謂其婿尹塲已隨副帥行到德川遇賊為流矢所中僅得逃身去回寄書于尹

五石金  
十三  
塙西榮逢人則輒問君消息今始聞得中路被兵而傷驚愕罔涯為候即今調治若何惟冀萬分珍攝京中則上年十二月十四日賊兵已傳城下兩宮僅入南漢城內外士女奔潰兄弟家屬同時走通津本月二十日由德浦入江華俱無恙安頓更勿以此為憂生臨危授命投身賊中十生九死一縷餘命僅存今月初七日始達寶山城矣自餘多小心擾不申因構一律寓懷

詩見文集

十日辛亥聞巡相與兵使領兵自慈母城發向行在所馳書以候曰辱書來僅審得不日勒兵而東勤

王忠憤凜凜堂堂有若卑職之駑劣尚且傲仰增氣何況烈丈夫好男兒孰不欲賣其餘勇只自撫心按膽瞻仰而已芽念漢以腐朽豎儒得寄孤懸所倚恃者惟相公之節度而一朝至此奈何奈何且相公比松行在聖明必不令相公更入西關尤不勝缺然寶山城事業已與江西縣令相議完聚賊雖衝突足以戰守而倘賴聖主成靈則可保數萬蒼生准擬是勉焉但冰泮之後竊以孔耿兩賊為大矣奮日部曲依今付不敢強留一一督發趕去只祝師行獲吉急期勦寇以解南漢之圍搥筆茫然泣血潦草不宣

早食後與江西出北門樹木柵董役帥府逸軍徐應  
男執假捷一人來獻曰使應男押送于巡相行營

十二日壬子送軍官于境上募集帥府逸散之軍北  
柵不成偕江西董役是夜到曉不寐構一律遣懷詩

集見

十三日癸丑送偵探于平山等地北柵未成病不能  
躬往使營將廢元淑董役洪一之自安岳送一力致  
書問我行事其書曰伏問賊藪中行李如何別後懷  
抱之惡不如不相見也况聞賊兵無數上來欲知導  
駕無事得達與否為此伴人興一縮在海角如鷲如

暫京中吉報迫然不知而更無避去之地只待死亡  
而已此後重逢何可必也去答洪一之書謹承長書  
豈直為私感審侍慈闈尚得安保傾慰十分漢圖畫  
夜兼行今到寶山城此實天也詎容多言前在哀邊  
已極恤救繼以馳書探問吉凶惟哀義氣未古亦掃  
銘佩之牢只有寸心而已以猶兩元適有鬻者販送  
幸一奉大夫入餘懷縷縷以此目構一律詩見  
十四日甲寅以巡相分付送趙緝等往慈城都事曰  
關自慈城致書伏問數日來政體何如伏慕不已小  
民初十日馳到慈城則使道已領騎步二千出南門



格行進及江東界拜謁翌朝兵使亦領三千來會適  
有持狀 答回報人自 行在所來言曰南漢城中  
兵糧俱足三南將士皆來會近處而留都大將擊逐  
賊中賊入保白岳賊衆屯聚南漢城下為官軍所殺  
斬級已至三千餘云矣副帥見敗後剃髮於介川見  
殺於成川云  
十五日乙卯鷄初鳴送拜 行宮懷抱甚惡寓吟一  
律詩觀朝江西致書言前縣令李德輔去夜脫身潛  
逃云慮城中搖動衆皆潰散即送裨將盧呂男縛致  
穀羅貫耳徇衆決棍五十

十六日丙辰早朝召儒生等五十餘人使輸聖廟崇  
仁殿擅君殿祭器北柵未成送康元叔董從  
十七日丁巳偵探人李祥還自鳳山言賊兵屢敗於  
南漢城下早晚退故各於江灘要害處把截埋伏事  
持有 旨一人下來云

十八日戊午巡相去後南漢消息益無所憑聞日夜  
憂憫使軍官李泰連帶驍騎一人追巡相討 跟去探來  
仍舉李德輔犯律事馳報今此寶山一城其小如斗  
防備諸具亦多罅漏公私掃地赤立由是人無固志  
僅度朝暮不教之民爾集爾散為卒等以百端撫綏

西正錄 十六  
艱以完聚為如手前縣令李德輔以水冠士夫辜負  
國恩不有軍令倡自脫身乘夜潛逃輿情愈益散亂  
轉相荷擔而立數萬生齒將至崩潰莫收為在同李  
德輔罪狀既犯軍律法當可斬乙仍于跟尋縛致貫  
耳徇衆姑貸其死為先決棍五十度為卧乎事

上巡相書

前於申緝等故謹奉一書想已下照未不審師行令  
抵何處聞寇將兵多在山郡列邑去數千懸軍十分  
可虞幸毋輕投虎口終始獲吉如何早職僅收餘燼  
廢事板蕩竭心經營頓無下手處憂惱奈何一自巡

相行去凡千節度敵為亦無所申稟尤不勝鬱悶鬱  
悶白面兩書生徒相激厲務結人心而已李德輔事  
輕可痛惡都在報狀中此不復舉今送差人車為南  
漢消息相公行李而往伏望一一下示劈破疑慮道  
路耳目互相舛錯難真故為此仰陳情益辭感謹拜  
草悚不宣夕都事書自慈城來今日十二日謹奉一  
書仰候動靜而恐未及達即者伏承伴來下問仰審  
政體萬安伏喜伏慰十四日見使道在三登傳令則  
自行在所出兵擊賊禽一大將斬一大將斬級甚  
多帥府在危山猝遇孔耿兩賊大戰殺獲亦多新谷

之間官軍乘勝前進想是巡相所送張別將兵矣喜  
幸喜幸山郡避兵士民無一家得全成川劍髮寧遠  
見殺而李進全家隔沒云矣慈山倅書報亦同前後  
吉報如出一口歡抃何極是夜戰船將李仁雄自六  
同江下來言平壤人金孝信當初被擄上京今月十  
三日夜脫還賊屢敗之後退也于鞍峴方且乞和且  
云賊中大將三人以船及帳為幙常同寢處時夜與  
數人出觀乾象頭是拍膺相對憂適去意必漢人  
入者晚解天文為其吉凶而然也孝信本以毛衣匠  
常在賊陣中補綻諸賊破衣須臾不離見知其形勢

賊已大半摧沮弓矢幾盡欲用我矢則矢口窄小不  
適賊絃交筋束口引滿輒裂無復可為南兵使徐佑  
申以馬兵衷戎大破去孝信之言似實其喜如何江

西縣令送二生魚感賦一律

詩見文集

十九日己未北柵始成走回人金孝信又言今十九  
日將舉大兵勦滅餘寇去雲陰相薄殺氣漫天主容  
勝負難知徒自煎慮而已倚閨東望目搆一律

詩見文集

二十日庚申北柵畢役鑿造炮穴日樹大炮數十餘  
穴慈山倅送白蜜救藥用感賦一律

詩見文集

二十一日辛酉日聞

王師屢捷賊勢已摧道路行

言前後相符勦滅無遺計日苦待猶恐後兵且至事  
出不虞於是送偵探于清北回遣書防禦使李浚于  
安州其略曰數日來京中言報路上走回人等傳言  
并一一相符喜幸何極猶恐後寇且至事出不虞為  
效一得之愚伏望諸列城諸藩謹作候多間牒毋  
蹈前轍更以賊遺 君父如何想轅門方略料敵如  
神保無此憂而如是去去者亦書生之過慮也汝安  
傷瘡今復何似并此仰候不宣是夕甌山縣令邊大  
中來過持贈李次聖書曰國事至此同極同極此時  
此官何榮之有實是吾輩之所恥也忠貫日月言凜

霜雪而反纏黑綬作此關外之行衫歎奈何生於去  
曠初旬往于李承宣叔處中途遇賊隻身徒步艱入  
牛山之城所率兩奴被擄時不知死生悵望家山杳  
無歸期衣不掛體口無糊糞將未免牛山之鬼痛哭  
而已如有縋袍未可救范叔之一寒耶此身存沒無  
緣傳報于江都此時一問之當千金如或曰便有寄  
否京報亦望下示俄傾越邊和地昂耳山士女奔  
遑爭投巖穴急引輕快船問之則賊兵自黃鳳之間  
馳突去即令吹角戒嚴申飭禦具到夜疾益甚心神  
顛惛倚枕假寐因起曉往賦得一律詩觀

二十二日壬戌官人台鶴自江都帶家僮茂作金還  
來彼此消息始通渾舍皆好保私喜可掬而茅南漢  
圍尚未解 御供一事亦至少憾 聖上食前惟泥  
爪一斥凍豔數箸去聞來不覺噴淚矣自城中屢出  
兵接戰吉凶相半而諸道勤 王兵皆已來會時未  
交鋒 朝廷因賊請和議方張自上牢拒不聽曰  
此寇無故動兵使我百萬生靈盡為魚肉已極慘痛  
豈忍與更為和好乎然廷議殷同早晚和必成矣韓振  
南南兄在長連送書已得見之今又承訊始知無事  
得達慰甚 國事一向危急援兵四集吉凶相半無

計解圍只恃蒼蒼耳又聞副帥敗衄去天也奈何兄  
之一家時無所言如有之何敢不圖紛擾不申長子  
晬元書中備盡京中消息大槩鐵串僉使 自願  
出戰而死南陽府使尹繁為賊所執不屈而死白川  
倅洪景澤亦被執死生莫知去完豐君李暗蓬萊相  
鄭昌衍俱已病卒于 行在所矣自得家信之後心  
神稍定為賦一律自慰詩見是夕賊自中 和直渡大  
同江入平壤城中急呼將官分付軍兵待變目令舟  
師接濟避亂士民達曉奔忙爭舟多有溺者  
二十三日癸亥曉頭賊縱兵大掠五十餘騎先犯北

柵使精銳放炮鼓噪而出賊退去可恨者白徒無甲  
不得脫柵而追擊坐觀通寇曩日治兵繕器終歸何  
處 國家之分置列帥預養士卒皆是虛套矣

二十四日甲子往中營與江西大閱觀兵左右守禦  
者合一千二百十二人游兵精銳五百餘人城中人  
口亦且數萬人多買勇皆願一戰而但無甲之士不  
可使徒死故不從 平壤有鮮于生者名浹字仲濶  
是為箕子後也 箕子始封於朝鮮而子孫有食  
采於于故合而因氏焉生頗明易又通天文數與語  
於聖賢書亦多尋繹曉折儒雅可尚余莅職西來

有不釋其冠憂使之卜吉凶輒驗大異之遂賦一律  
以贈詩集見送偵探于本府及黃鳳等地走回人自府  
中來言賊已發向安州云

二十五日乙丑旗牌官宋仁鳳自安州偵探而還因  
致防禦使李浚書曰即奉尊書憑審尊體有相仗慰  
且謝 因事艱危至此痛哭之外夫復何言浚請報  
巡使願為出征而非但不許旋令移守安城故十三  
日來此京報漠然無聞只自痛泣度日而已所教事  
何忽昨見義州軍官持來文書則有曰限通遠堡偵  
探則守堡老弱胡若干名外絕無後軍云想必浚數

出來本穴空虛矣汝安一到鐵鹿惑於妖物樂而忘  
歸言之奈何去臆初十日警急之後立馬勸送則潛  
駭妖物留連香月底四日十六日始向德川賊隨  
至故死生莫知今因義州人自孟山還者去路逢家  
奴同汝安行者則為言中路遇賊難以得生丐乞于  
此足凍不得還鐵鹿去汝安之不得好行可知痛泣  
而已更以詳細聞見事送人于孟山耳女息生入江  
都云幸幸而汝安若不吉則莫如繼死之為愈也心  
神煩亂謹此今見李浚書則尹真死生亦難知矣不  
勝痛歎遂賦一律

詩見文集

二十六日丙寅舟人爭相抱牒而來言管餉使裨將  
曹弘業憑籍威勢盡棄漁商舟楫十餘隻水業資生  
之人無以糊口勢將飢死乞令推移充載除出若干  
船以濟貧民云聞諭以意于弘業則終不肯聽痛甚  
痛甚弘業於夜初將管餉物貨裝載三船下泊于窰  
山城底棄民艇十艘分載取贖潛與市井輩同謀受  
價仍帶挾般并十五隻惟利所在至死為限民冤朋  
與不得已以江西有管餉從事之名故使衆民往請  
目以一律挑之

詩見文集

二十七日丁卯欲候次聖于牛山將以明早發送方

折衷甌山縣令邊大中送禪符人來候次聖書至日以  
前書送之曰前書所敷令人酸骨即何旅泊徒增慙  
慙生於去臘旬三日除授此職翌早賊已薄城下  
大駕出宮都中崩潰其父蒼黃將母十九日始達江  
華渡頭逢尊岳君認得尊在此矣生安頓老親後即  
由宣石津越喬村敢義渡投海徽出賊中幾死者數  
矣艱危萬狀詎容一口正月初七日蒞事實山城此  
實天也固非人力所能為殊未知此行其誰使之寇  
已充斥之後駟迫而來單騎虎穴笑覆兇鋒天乃眷  
顧獲全軀命皆是 聖主威靈所及不然何以得此

稅駕後逢人輒問尊消息則無人識者最後有一金  
首六程尊為丈行也云尊時在牛山欲送人興  
致則因說其不可捨來之勢故還停耳聞外相知人  
有幾必無如我者未可脫然而來終始同死生耶衣  
糧若干奉助萬一惟在領得故人情而已京報近來  
援兵四集吉函相半南漢圍尚未解云同極同極江  
都消息欲通成送無妨咸從本家書傳之心擾不申  
更將餘思寓賦一律詩觀  
二十八日戊辰門擊洪景天宇振邦來台洛為言飛  
兄起邦曾隨朴魯因陷于賊中不歸故訪問吉凶云



仍說集當初卮駕入南漢今月初十日已有旨往  
 江都本月二十二日自江都出來則賊報如前而路  
 逢朴魯奴論鶴則云朴魯時在賊中不得脫卒與左  
 營將康元淑點閱諸色軍兵因以一律示江西縣令  
 李一之詩見是夕登寶山峰寅餞納日東望漢陽思  
 甚悄然又記之詩見文集  
 二十九日己巳困憊晏起李一之送一紙即慈山營  
 吏書也目巡相傳令告今月十八日三南軍兵與賊  
 大戰賊大敗退屯高陽賊將送龍馬兩胡乞和自  
 上命斬兩胡不聽云虛實間不覺并躍書以識喜焉

病甚一匕食不甘於口座首金祥價盡心救療且得  
 華虫來為賦一絕詩親是夜無眠坐久忽聞江上吹  
 笛拜感而賦之詩見文集  
 三十日庚午申緝趙斗立等來自慈城曰言成川府  
 使金瑋定死其妻李氏托於村民乞食云婦女羞辱  
 至此則不猶愈於死哉寧遠郡守姜嵩亦為土賊所  
 殺云驍尉金乙福還自牛山次聖答書曰此時書問  
 既云感矣况此身章口資專使帶來賜語殷懃情出  
 尋常加以瓊詞表尊厚意毛復再三感淚交零何幸  
 此生致有如此之禪耶

已丑五月日慶父尚道  
知禮官開刊

花浦先生西征錄終

自夫商錄告訖夷齊餓死父師  
同僕而天下後世之為人臣子者  
知不事二君之義國之將亡循節  
死義者代不之人而不過也忠以  
事為其主之分也至如大王之誦

共惟帝臣吾君之君於義之間則  
列國諸臣且以事其君者事之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伯迭興以  
尊周室攘夷狄為名然中肩之  
禍慘矣問鼎之計凶矣十數藩邦  
曾無一人慷慨憤厲捍衛之區討况可

望捐軀而效忠乎冠履  
倒置矣日契倫霸絕矣陵  
夷至於七雄之世周之宗  
社危如綴旒而視猶弁  
髦以子未為帝之說以  
於捐軀之名而諸侯固畏

家強無敵異曰之必有魯  
仲述先生者特立不挽念  
然痛斥坐之字蹈海一言  
絀之將之却家軍使一老  
之人不敢復主帝家棄周  
之齋能守之且之者獨

此一人也自是取後歷從  
唐宋千七百年之方正國破  
家相隨統之以謂陪之通  
幾乎無中矣洪惟我  
皇明之天子金之男借神  
物禮樂之正亦一陪腥臙之

數則空猶之羽又委於我  
肉衣無謀惟命是從時則  
以花浦洪先生以孝意抗  
疏斥絕至請斬使君以孝  
漂之有足以破賊孫之正國  
勇使聞之心為以耳懼之由

堂則甚惡之及其動兵而事  
既得絕和者甘以朝廷以公  
及尹公集吳公達高昇之世稱  
三邵公以公為首也公自平壤  
任石械較系以心拘藩獄十日  
勇屬詰之不屈卒以送鉅湯獲

以劫之息事安舒無毫毛  
少挫亦低手投一書視死  
如歸唯公以東偏一介之秀  
才抗百萬犬豕之狂虜非不  
知心測之禍迫於眉睫而惟  
萬死必志之志素積于中不

暇顧身以遂以茲其樹立之  
卓卓之志但仲連之心哉然亦  
仲連當昏亂之時以之伸  
大義於天下而世皆敬重身  
名俱全公則生文獻之節以  
尺踪明之理於既晦之人願

籍陷諸死地忠烈士以遇  
時上有子不幸而然耶是  
則重之痛惜也已次於江者  
陷公之夫人許氏及長子  
晬元之妻李氏以遇  
勇不污身死於部家忠孝

子部婦之必卒於一門此實  
等身之必卒有豈非公化範  
之以及部不侵於公歿後衆  
三十載控述門蘭湖西之鄉  
以公桑梓之故里也晚又佩  
符於嶺左堂崇之間以公

童子不以遊也如像遺風  
悅仰陳述善也乃年間或  
曰心老逮事者卷中先生  
自少子府奇偉備德雅尚  
節義其出口體義不勝衣  
而為中世之法節死子之人則儀

形于色為慕于必以速肖  
其稟性然也望之將降大  
劫必生魁傑之士女之扶植人  
紀之公亦自修以一身位三百年  
綱出而責至於靡於上與  
悔也而箕封為子載於家



花譜卷之四  
七  
之稱免為左衽之俗豈非先生是賴也

神宗心上帝再造偏邦之盛  
遠至 恩畢竟酬扶之功  
先生伊誰歸哉嗚呼此所謂  
節直宇宙名懸日月而永

蘇於千萬世之後矣自古立  
名之士莫不望有文章之及  
公之於文章格後逸以深思適  
衆詞賦乃其不長之惜守兵  
燹之餘故逸然也之存者  
泰山真毛也之隋珠荆玉愈

少愈私則又可求為平武公之  
孫今知禮倅禹錫甫哀集  
家而篇將以梓囑之不佞曰  
先祖文字今方樓板子豈  
無一言以識之不佞佛然曰先  
生文集弁首之為先正撰

之跋尾之辭詞伯記之引重得美  
固曰五美又何容他言之贅為知禮  
其請益固辭不獲則乃日記昔四  
年前先生行狀未及撰出不佞懼  
其事迹之久而泯沒採撫傳中之  
信而有徵者屬之草藁矣雲

少李相國於公有姻誼也  
就加點竄仍請於尤齋宋  
先生剛潤以行於世則不侵之  
於先生固已犯法哉之譏矣  
於卷末數行之文終始牢讓  
則所謂放飯流歎尚無齒決之類

其可守哉教以語而文之熟復  
其文辭則一言一句莫不忠孝  
介出來斥和疏以胡和魚請  
斬重使之家烈也投汗書曰  
顏杲卿怒罵祿山之忠憤也  
而証以述踏青一律勤王之

忠或時之懷發於言志激  
切然懷直與文信公嶺海盡  
獄吟嘯法作同出正氣之氣  
支朝天錄歷盡海路之艱  
險彈記中朝之文物能及  
左海之人有若躬造與目擊

此則雖與吳季札觀周禮  
樂之說並流於天壤可不  
為僭矣遂掩涕而謹跋焉  
時屠維赤奮若壬子春  
下澣陽許琬跋

花浦先生遺稿跋

花浦先生遺稿跋



